



成长的身体维度

——当代少儿文学的身体叙事

吴其南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成长的身体维度

——当代少儿文学的身体叙事

吴其南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长的身体维度——当代少儿文学的身体叙事/吴其南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309-13100-0

I. 成… II. 吴… III. 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0730号

成长的身体维度——当代少儿文学的身体叙事
吴其南 著
责任编辑/谢少卿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44 千
201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3100-0/I · 1055
定价: 35.0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成长与身体	001
第一章 工具主义身体观的兴盛与式微	015
一、关于“花朵文学”	016
二、身体的体制化	022
三、向欲望宣战	031
四、驯顺和暴恐：工具化身体的两面	038
五、工具主义身体观的式微	048
第二章 自然人性及其对异化身体的救赎	055
一、逃离和悬搁	056
二、身体在逃亡中醒来	059
三、动物小说中的“野”和“力”	068
四、激活儿童自身的自然	074
五、从园艺文化到荒野文化	080
第三章 学校：处在生产线的人	086
一、当代少儿文学中的反智主义	086
二、唯智主义及其批判	094

三、常态的学校教育与学生身体的格式化	105
四、从规训到自我规训	115
五、个案分析：斑马对学生身体建构的想象	120
第四章 身体建构的伦理向度	134
一、红色儿童文学中的革命伦理	135
二、传统伦理在当代少儿文学中的浮沉	141
三、走向文明的身体	146
四、关于“天性”	154
五、当代少儿文学的叙事伦理	161
第五章 日常生活与身体的血肉化	168
一、从神话、传奇到日常生活有多远	168
二、家与儿童身体的空间拓展	173
三、经济起飞和少儿文学中日常生活的现代化	179
四、日常生活和少儿通俗文学	199
五、日常生活和人的个性生成	205
第六章 身体发育：“拔节”的季节	211
一、身体发育何以常在少儿文学中成为禁忌	212
二、“拔节”的疼痛与欢悦	216
三、女孩身体发育和其女性身份的建构	224
四、关于早恋	232
五、发育期的代际冲突及人格生成	239
第七章 成长之殇：当代少儿文学中的苦难叙事	246
一、社会动荡中的苦难呈现	247

二、当代少儿文学中的灾难叙事	254
三、当代少儿文学中的死亡叙事	267
四、成长与苦难	275
五、苦难叙事中的主体尺度	283
第八章 消费文化语境里的身体建构	291
一、消费文化：中国儿童身体建构的新语境	291
二、图像转型与文学作品中身体消费	298
三、审美泛化和人的漂浮化	307
四、关于偏枯	313
五、重建新感性	318
参考文献	326
后 记	331

：导 论： 成长与身体

身体是存在的现实性。我们认识某人，能将某人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最醒目、最直接的标志是其身体，是身体诉诸我们感觉的物理特征。说一个小孩和一个大人不同，说一个小孩是否已长大成人，首先的、最直观的标准也是其从身体上表现出来的。但身体又不只是躯体、肉体，否则，人们只有男女、大小、高矮、胖瘦等等的区分，两个性别、年龄、长相相近的人在其他方面也应相近了，再无生活经验的人对此也不会贸然地肯定。是只强调肉体、躯体，抑或片面地压抑、否定肉体、躯体，还是在身一心的统一中理解人的身体？这自然导致非常不同的成长观念。儿童文学的基本主题是成长，为儿童创作文学作品，写儿童，写儿童成长，不能不关注儿童身体；讨论儿童文学，讨论儿童文学中的成长母题，自然也不能不关注表现其中的身体叙事。讨论身体叙事，还得从人们的身体观念开始。

—

在文学叙事中，身体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隐匿的，成人儿童都如此，儿童尤甚。

漠视儿童身体有很深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方面,作为人,儿童和成人一样,受到巫术、宗教等等的压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将身体放到科学的视野里予以认识;另一方面,由于儿童在生活中的边缘地位使得这种认识变得更加艰难。在《儿童的世纪》中,菲利浦·阿利埃斯(一译阿里叶)从孩子的服装、生活空间、游戏方式及成年人关于童年的记忆等方面深入地考察了中世纪欧洲儿童的生活,确信那时的人们没有关于儿童的观念。儿童的生活和成人的生活是完全地混杂、融合在一起来的,有差别也只是在婴幼儿那一阶段。离开婴幼儿时期,孩子便和大人一起生活。穿一样式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生活在相同的空间,作大致相同的事情。“当时,儿童与成人的不同之处仅表现在身材大小和力量上,其他特征非常相似。”⁽¹⁾中国的情形与此相似,甚至表现得更明显。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的小农经济社会,生活空间单一、狭小,社会封闭,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简单,不需要太多的学习,只需体力,而体力等孩子长大自然就有了。那时的孩子很小就被带到田间地头,既是照看也是示范,等着他融入成人世界。《路史·后记十三》注引《括地象》中有一段关于后羿的故事:“羿年五岁,父母与入山。其母处之大树下,待蝉鸣。还欲取之,群蝉俱鸣,遂捐弃。羿为山间所养。羿年二十能习弓矢,仰天叹曰:‘我将射远方,矢至吾门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径至羿门。随矢去。”⁽²⁾“处”树下“待”蝉鸣,是蝉鸣有一定时间,一般是中午温度升高即鸣。母亲是看到树上有蝉将其放到树下,蝉鸣时好找,不想群蝉皆鸣,找不到放孩子的地方,将孩子丢了。这虽是神话,但却是旧时农村常见的带孩子的方法。孩子四、五岁,就带到自己劳动的地方,大人干活,任其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这时,大人对孩子最大、甚至全部的希望,就是赶快长大,消除孩子和成人间在身材和体力上的区别,赶快变作成人。在这种期望里,人们是不可能关注

到儿童除身材、体力外与成人身体的其他不同的，这种对儿童身体的忽视在现代社会到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里都是一直延续着的。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里，人们是不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人精神的一面，以及精神对人、特别是对儿童身体成长的意义。原始人再无知，也不可能看不到一个刚死去的人，即一个完全物质化了的人和—一个活着的人的区别。这种区别也不只是表现在多一口气少一口气上。睡着的人一样呼吸，但不能行动，也不能有意识地思维。做梦似乎是从人身上分离出另一个自我，脱离肉体在另一个地方活动着。灵、肉二分的观念由此产生。后来的巫术、宗教不仅加深了这种分离，而且在二者间分出等级，不断强化着心灵对肉体的优势。在世俗领域，“灵”进一步演化为人性、精神、道德、情感、意志、知识等。灵肉二分，成为人性、精神、道德、情感、意志、知识等与肉体、感性、欲望等的二分；灵对肉的等级优势，成为精神、道德、情感、意志、知识等对肉体、感性、欲望等的优势。在这样的视域里，成长便是努力压抑身上的感性、欲望，提升自身的精神、道德、知识、理性等。在基督教里，就是挣脱此岸走向彼岸；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是泯灭欲望以满足僵化的礼教；在革命文学里，就是斗私批修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以压抑正常的日常生活的欲求。身体出局，不是变成应该抛弃的“臭皮囊”就是变成成长、前进的包袱和累赘了。

也有人希望消解和弥合二者间的矛盾和对峙，在二者的统一中找到一个成长的空间。笛卡尔被认为是一个极度的重灵轻肉，把人变成一个完全的知识主体、思维主体的人，但恰恰是他的“我思故我在”关注了身体，表现了心灵与肉体统一的可能性。康德的先验主体也不是纯精神性的。而尼采的酒神精神则无疑是颠覆理性上帝的宣言。五四时期，启蒙之风吹遍中国，人们在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旧礼教的时候，身体、酒神精神被召唤出来成了旗帜。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³⁾凸现身体，凸现人性，便在相当程度上形成对旧文化、旧道德、旧礼教的悬搁。童年的身体是生机盎然、朝气蓬勃的，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比成年更和谐的。在这样的视野里，成长便变得丰富、复杂了。它不再是简单的体格、体力的增大，也不是简单的文化知识的增多，甚至也不是简单的道德的、思想觉悟上的提升，这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要将人放到生物、文化、历史、现实、社会、个体的全部关系中去思考。

但周作人的理论还明显的表现着灵、肉二分的特征。“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怎么“合”？找不到“合”的内在机制，看不到这种机制有机性，一定条件下还会走向机械论。这也是当时整个身体认识的弱点。20世纪的身体理论，包括与身体有关的成长理论，便主要是围绕这个难点进行的。其中，现象学的有关探索是最能给人以启发的。

二

谈身体和身体的成长，不可能完全离开其生物性基础。何谓生物性基础？人之为人，人作为生物来到世界，总包含了自身的生物特征、自身的生物需求、自身的成长节律，这些应都属于生物性

的范畴。只是,人也如种子,只有播种在社会生活的土壤中才能生长。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⁴⁾有一双人的耳朵未必就能欣赏音乐,音乐的耳朵是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训练出来的;有一对人的眼睛也未必能欣赏绘画,能欣赏绘画的眼睛是在欣赏绘画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作为整体的人不是一个器官的相加。黑格尔说过,将一只手从身体上切下来,它就不再是人的手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的身体和纯物理性纯生物性的身体的区别,不在某些器官受过文化的训练、熏陶,而在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是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文化的“身体知觉场”。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将此称为“身体图式”。“我在一种共有中拥有我的整个身体。我通过身体图式得知我的每一条肢体的位置,因为我的全部肢体都包含在身体图式中。”⁽⁵⁾“身体图式不再是在体验过程中建立的联合的单纯结果,而是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是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完形’。”⁽⁶⁾沿着胡塞尔将身体区分为“Leib”和“Körper”的思路,梅洛-庞蒂还将身体分成两个层次:“习惯的身体层次和当前的身体层次。”⁽⁷⁾张祥龙解释“习惯的身体层次”时说:“习惯的身体主要是由过去投向未来,是由过去和未来构成的一种更广阔的身体场,所以习惯的身体是由我过去的这些经历和习惯所构成、积淀而成的身体。”⁽⁸⁾“习惯的身体层次”比“当前的身体层次”,即胡塞尔讲的“时间的当下维度在身体上的一种体现”更根本。讨论身体,讨论身体的成长,不仅要注意身体的当前层次即身体的当下显现,更要注意身体的习惯层次的生成。身体的习惯性层次的意向性决定了身体的当下层次的呈现及环绕着他的世界的生成。

群体性的“习惯的身体层次”和个体的“习惯的身体层次”是非常不同的,但无论是群体性的“习惯的身体层次”还是个体的“习惯的身体层次”,我们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原始的建构起点。人作为

人,在先天基因上就与其他生物不同,而这种不同就包含了进化的因素。而进化是离不开文化的。但主要的建构毕竟还是在后天进行的。这种建构过程一开始就表现出精神的作用。玛利亚·蒙台梭利激烈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婴儿的身体是生物体自然生长的看法。“新生儿虚弱的肌肉使他无法站立或坐直,人类天生的协调缺陷使他无法运动: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的。新生儿一开始就会协调地吮吸和吞咽,这两个动作的协调很难,但没有比这两个动作的协调更完美的了。大自然训练儿童的方式与训练动物幼崽的方式并不相同,儿童动作能力的发展脱离了本能的专制命令。天赋本能退居第二线;强壮但顺从的肌肉等待着一种全新的秩序:本能和肌肉都在等待意志下达命令,之后二者将协调起来为人类的精神服务。本能和肌肉表现的并不是某个物种的特征,而是个体精神的特征……儿童器官能生机勃勃地发挥作用就是个体的身体功能‘道成肉身’的实现,并且具有个体自身的特征。”⁽⁹⁾物种有物种的特征,但人的物种特征就包含了精神、文化的需求。就像一粒种子,它自身包含了成长的需要、成长的可能、甚至成长的大致节律,但这些只是在有适当的阳光、土壤、水分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阳光、水分、土壤不是外在于种子的,它们是种子自身的需要,是包含在种子的先天基因之中的。生物基础只是一个大致的规定,实现这个规定有千百种方式。随着后天条件的不同,同一物种的人可以有千百种成长道路,可以有千百种可以成为的形态。

如何理解成长的内在机制?即如何“通过人所代表的象征体系,不断地将世界浓缩并融入自己身体”?在现代心理学、现代教育学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成长理论。有人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解释人的成长,有人用弗洛伊德的动态人格模式解释人的成长,有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理论解释人的成长,都有自身的合理依据。这方面,皮亚杰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可

能更原初一些。皮亚杰不同意传统的刺激—反映模式(即 S—R 公式),而认为刺激、反映中间存在着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认识是刺激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间互相作用的过程(即 S—(A)—R 公式)。“刺激的输入是通过一个结构的过滤,这个结构是由动作图式(在达到较高水平时,即指思维的运算)所组成。儿童的行为仓库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这些动作图式又进一步得到改变和充实。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叫作同化(assimilation);内部图式的改变,以适应现实,叫作顺应(accommodation)。”⁽¹⁰⁾一方面,个体通过同化将外来的刺激纳入到原有的格局之内,使格局变得丰富;另一方面,个体在外来刺激的作用下也能改变自己,创造出新的格局,不断的同化和不断的顺应,认识便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地发展。皮亚杰说的是认识,是理性,但挪用过来,讲人的感性和理性,讲前面提及的梅洛-庞蒂说的人的“习惯的身体层次”和“当前的身体层次”,应也是可通的。怎样将非音乐的耳朵变成音乐的耳朵?人的进化了的基因对声音就有某种选择性,比如对节奏、韵律的敏感。这样,最初的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就可能丰富他原有的格局,从而促使他对节奏和韵律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更高级一些的音乐,如此循环向上,就为音乐的耳朵的建构提供了可能。以此类推,整个“身体图式”都可能如此这般地构建起来。同样,在身体的“习惯层次”和“当前层次”之间,“习惯层次”是深隐的、含混的、朦胧的、不确定的,但对当前的感觉具有意向性、选择性。我把我自己伸展出去,“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为声”(苏轼:《前赤壁赋》),世界因我而人化了。我是独立的又是开放的,我是我自己又不只是我自己。生命力越强大,场域、人气也就越大。“当前层次”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不仅能新颖人的感觉、丰富“习惯层次”,而且能使“习惯层次”发生改变,甚至整个地更新。如此否定之否定,无限循环以至于无穷,就是人的身体建构的全过程。

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每人都有一双耳朵,有的能欣赏贝多芬莫扎特,有的不能欣赏贝多芬莫扎特,将不能欣赏贝多芬莫扎特的耳朵变成能欣赏贝多芬莫扎特的耳朵绝非易事;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到市场上买了半天东西也未觉得市场有什么变化,一个训练有素的市场分析者到市场上转一圈就能觉出今天的市场和昨天有什么不同。这种身体感觉也不是三天两天能培养出来的。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感觉、心灵乃至整个身体的成长都不是直线向前、没有曲折和艰难的。经验、知识、理性,都在能促进人成长的同时具有压制人异化人的可能。马克思曾谈到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对人的异化,马尔库塞也谈到社会的“过度压抑”会导致人的感性生命的萎缩,所以需要一种心理层面的革命,以创造新感性,寻求人的解放。儿童的成长和小树的成长一样需要修剪,但过度的、不恰当的修剪又会导致人的异化、扭曲,特别是在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的时候是这样。可这正是我们在当代文化中常见到的现象。这时,儿童成长,儿童的身体建构,就不能只局限于儿童教育、儿童生活的层面了。

“在生活富足的西方世界人们往往把身体看成一个处在成为(becoming)的过程的实体,是一项应当致力打造的规划(project),落实为个体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¹¹⁾即使不在生活富足的西方,现在的人们也多这样看待儿童身体,规划着,建构着,关键只在规划、建构得是否正确、是否合理。

三

自有文学那天起,文学便和人的身体表现结下了不解之缘,儿童文学也如此。身体在文学中的各种呈现方式,包括其长期隐匿,也有着文学自身的原因。

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包括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民间大众文学,由于面对接受能力偏低的人群,多用非生活本身形式,即非写实的人和事创造艺术形象,如神魔巫怪拟人化的形象等等。非生活本身形式的艺术形象是从物身上抽取部分特征,从人身上抽取部分特征,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创造出一个新形象,这样的形象有人的部分特点但不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如普罗普发现的,在民间童话中,人物多是一种“功能”,英雄,助手、反英雄,一种功能可以由不同的形象来承担。既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自不能真实细腻地演绎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神话、传奇、民间故事、童话都导向神话性、传奇性。读这样的小说,人们主要关心的是人物做了什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不关心是谁做、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形象是不需要对身体进行具体的描写或根本没有能力对身体进行具体的描写的。儿童文学面对接受能力不高的儿童读者,其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直到今天,以类似的方式创造的童话等还在儿童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我们讨论儿童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时不能不予以重视的现象。

小说强调写实,强调对生活的具体表现,在文学中,身体叙事大多是小说来承担的,但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也是互有差别的。早期小说中,人物多是类型化的。把握人物的某方面特征进行突出,类型化就成为特征化。一些最成功的类型化、特征化人物就成为一种共名。张飞鲁莽,孔明智慧,狼凶残,狐狸狡猾,如此等等。这种特征大多是精神方面的,或是取人物身体与精神相一致的某方面特征,因内而附外,特征因内外叠加而更突出,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化就是将这种方法推至极端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看起来是在身一心统一中表现人,但它假定人的内心和人的外表一致,人的心理和行为一致,一致的特征不仅非常单一,而且恒定不变,出场时什么样故事结束时还是什么样,这就无法表现人的具体性、

丰富性,尤其无法表现人的成长。可因为这类形象单纯、简约,易于把握,在儿童文学中广为运用,很受欢迎。小兵张嘎等形象的成功,特征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对真正的儿童文学身体叙事,这又构成了一种限定。

现代小说突出横截面,突出场景,突出氛围,将人物放到具体环境,尤其是日常生活情景中去描写,不仅表现人物的行为,还揭示人物的心理,给身体叙事开辟出广阔的空间。现代派文学淡化人的外在行为,将描写的对象拓展到人的深层心理、潜意识,创造出心理小说、意识流小说、新感觉小说等一些类型,不仅叙事方式变了,关于“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不只是躯体,也不只是灵与肉的统一,还包含了潜在的无意识、非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就是一个气场,生命力越强的人气场也就越大。现代小说中,包括中国近年一些优秀少儿文学中的身体书写,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但比较而言,儿童文学在这方面的受惠还是偏小一些。少儿读者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其接受能力总体上是偏低的,他们喜欢简约的、单纯的形象,较易感知人物的外在行动及主要由这些行动构成的故事,而于没有视觉形象的心理、潜意识等,感受起来便困难得多。而社会对儿童的要求,首先也在把握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思想、情感,而于深隐的、少规范的、非理性的感觉、情绪、情感等,则是稍后考虑的事情。而后者恰是最容易展示身体的地方。要使儿童读者将身体作为审美对象来感受,作家、社会还要做许多事情。

但毕竟如人们说的,文学是人学,表现人、塑造人、同时作用于人,人是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而写人就不可能完全避开身体。少儿文学以少年儿童的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塑造少年儿童形象是少儿文学的中心课题。少年儿童的身体不是成人的具体而微,它有自身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未定型、未被特化,处在迅速的

成长发展状态中,有无限的发展的可能性。虽说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形象不是由作为表现对象的人物自身决定的,但不可能完全
不受表现对象的影响。少儿文学对儿童身体的书写,理应有一个
广阔的、有自身特点的空间。中国儿童文学在很长的时间里忽视
儿童身体,使儿童身体在少儿文学处在一种隐匿状态,有少儿文学
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还是时代、文化、社会生活的原因造成的,因
为在这段时间,身体在成人文学中也是隐匿的。现在,时代变了,
文学观念变了,人们对身体的看法、对文学作品对身体的表现的
看法也变了。这是时代提供给少儿文学的一次机会,作家们显然已
意识到这一点,近年少儿文学中大量出现的不乏优秀之作的身体
叙事就是明证。

四

和创作领域对身体叙事的长期忽视相一致,理论领域对少儿
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向来也缺少关注。虽然少儿文学在中国的自觉
已有一个多世纪,但当我们回头审视人们对它们的研究、评论时,
首先获得的感觉依然是荒芜。我们更熟悉的是社会学、教育学的
视角,而身体叙事是偏重从生命、人生的角度看人、看世界的,受到
冷落是必然的。但就在有些艰难的环境里,一些先行者还是敏锐
地觉悟到其中的蕴含,筚路蓝缕,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可资参考的理
论资源。

最值得提及的是周作人。周作人一生好谈妇女儿童,对儿童
文化、儿童文学情有独钟。更为难得的是他一生服膺“人的文学”,
是从人、人生的角度来看文学、儿童文学的。人是一个比社会、国
家、阶级、政党等大的概念,是人而非国家、政党等才是最高的目的
和尺度。在这样的视野里,人本位、女性本位、儿童本位都被提出